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五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國子祭酒

歷代沿革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國子之名自此始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以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

酒謂之博士祭酒國子祭酒之名自此始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一人劉宋初不置學明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齊永明中以尚書令王儉領祭酒省總明觀齊梁號祭酒為國師北齊國子寺置祭酒一人隋開皇中改寺為學煬帝大業中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唐龍朔中改為司成館光宅中改成均監神龍中領六學曰國子學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學曰筭學皆以儒

學優重者為之宋元豐中復正官名置國子祭酒掌三學之教法政令建炎三年并國子歸禮部紹興三年詔駐蹕所在因國子監量養生徒置博士二員餘學猶未置也至十二年始復置祭酒

大司成

唐龍朔中改祭酒為大司成

大師氏

唐司業歸崇敬字正禮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樂

正長也言業官之長同主此業也今太學師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祭酒為大師氏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官定議以聞議者重于改作不行按蔡邕勸學篇周之師氏居虎門即今之祭酒也漢白虎觀其義取此又宣室志王融以國子監為虎闈

一位元長

胡廣曰凡官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賔得主人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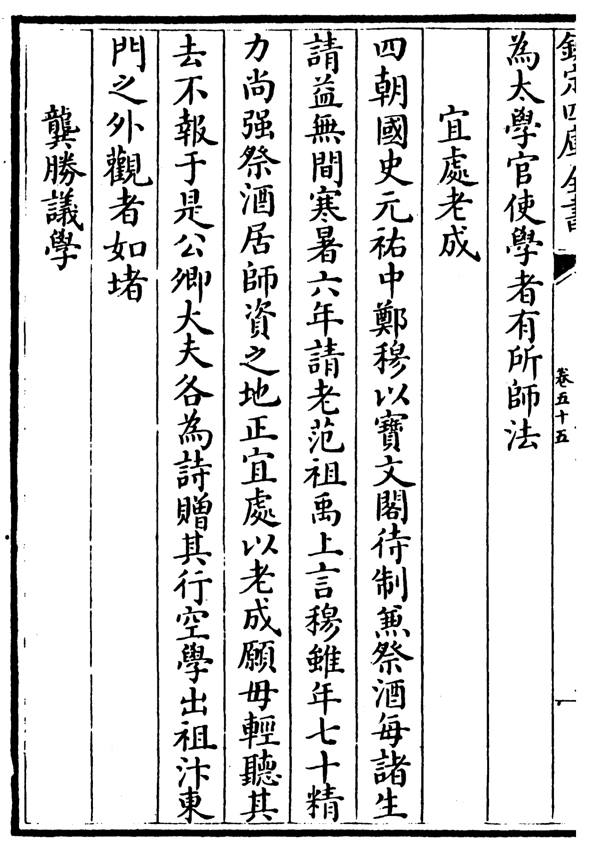
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名

三世國師

梁王承好儒學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也

廣求賢德

宋古靈陳先生管勾國子監時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曰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顥經行脩明宜召



為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

宜處老成

四朝國史元祐中鄭穆以寶文閣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六年請老范祖禹上言穆雖年七十精力尚强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以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觀者如堵

龔勝議學

漢王莽以安車駟馬迎龔勝為祭酒議學

戴逵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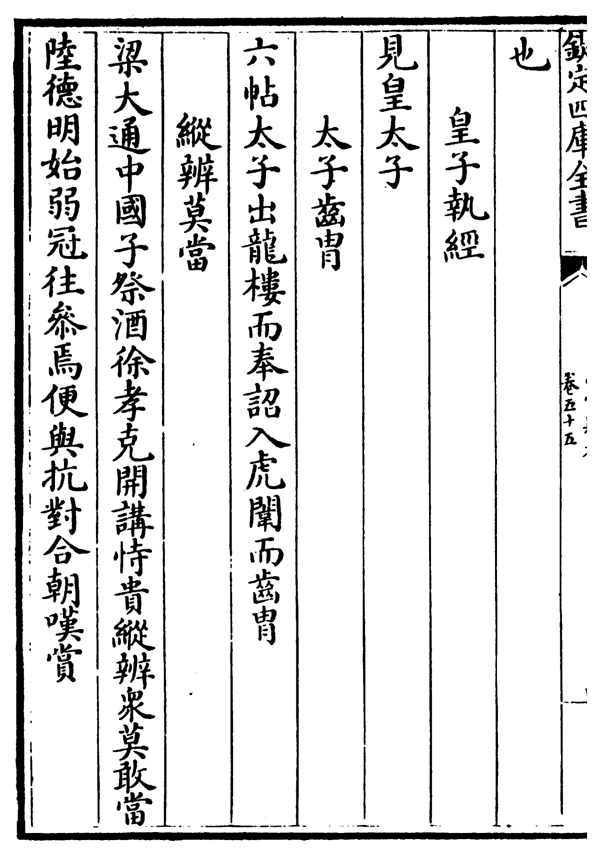
晉戴逵字安道為儒林祭酒刻石傳經

佩蒼玉

晉志祭酒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服朱衣

南史齊何胤為祭酒時擬所用服陸澄博古亦不能定遂以玄服臨試後羣議乃用朱服祭酒用朱服自此始



也

皇子執經

見皇太子

太子齒胄

六帖太子出龍樓而奉詔入虎闈而齒胄

縱辨莫當

梁大通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

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嘆賞

論難不屈

隋楊汪字元度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大悅賜良馬一疋

請明禮樂

晉袁瓌字山甫除國子祭酒上疏請明禮樂以訓後生國學之興自瓌始

請崇文學

唐蕭昕代宗時擢國子祭酒請崇文學以立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隷業者聽補生徒

敷教流化

魏温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臣聞寶劒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材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欲以敷教東序流化上庠曠官何禆

變情遷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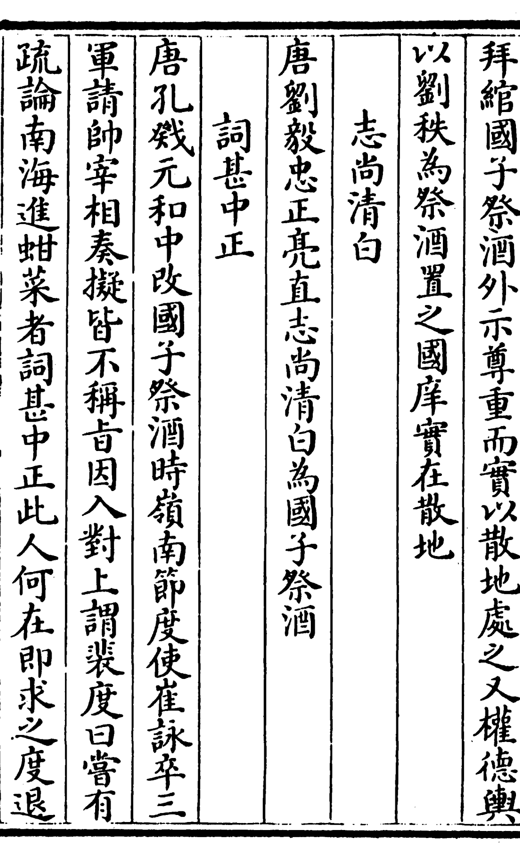
齊王融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師貴道尊從來攸尚匪由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藉寵璟林

唐李嶠讓成均祭酒表方辭榮於瑣闥仍藉寵於璟林顧非席上之珍敢辱溝中之賞

示尊散地

唐元載秉政忌楊綰望髙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即



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又權德輿以劉秩為祭酒置之國庠實在散地

志尚清白

唐劉毅忠正亮直志尚清白為國子祭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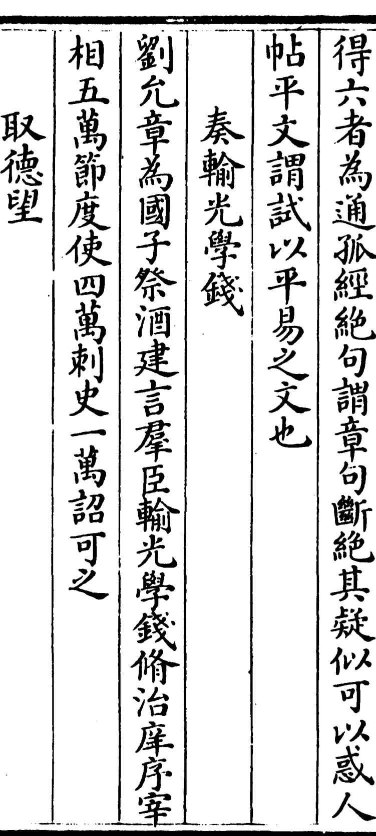
詞甚中正

唐孔戣元和中改國子祭酒時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中正此人何在即求之度退

訪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嶺南節度使

請定帖試文

唐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六十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是服勤道業之士反不如胥吏之得任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按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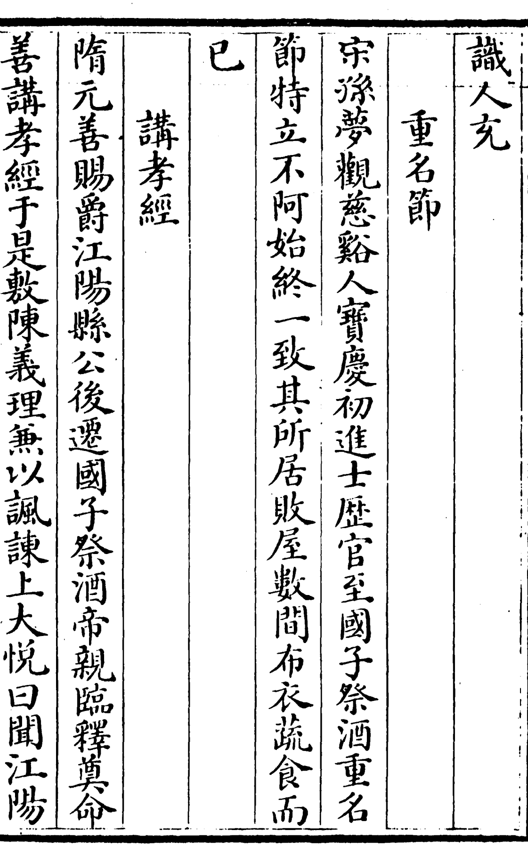
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
得六者為通孤經絶句謂章句斷絶其疑似可以惑人
帖平文謂試以平易之文也

奏輸光學錢

劉允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脩治庠序宰
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詔可之

取德望

唐元和勑今後國子祭酒司業及學官並取有德望學



識人充

重名節

宋孫夢觀慈谿人寶慶初進士歷官至國子祭酒重名節特立不阿始終一致其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講孝經

隋元善賜爵江陽縣公後遷國子祭酒帝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于是敷陳義理無以諷諫上大悦曰聞江陽

之說更啟朕心又唐太宗貞觀中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一經以上皆得補官

講禮記

宋理宗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就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至孟子道統十三賛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又宋哲宗

嘗臨國子釋奠孔子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

蘇劉碩學

前秦録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耆儒為祭酒通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為儀禮祭酒處於南序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馮孫宿儒

宋馮元字道宗仁宗朝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並命輿論大服

生徒喜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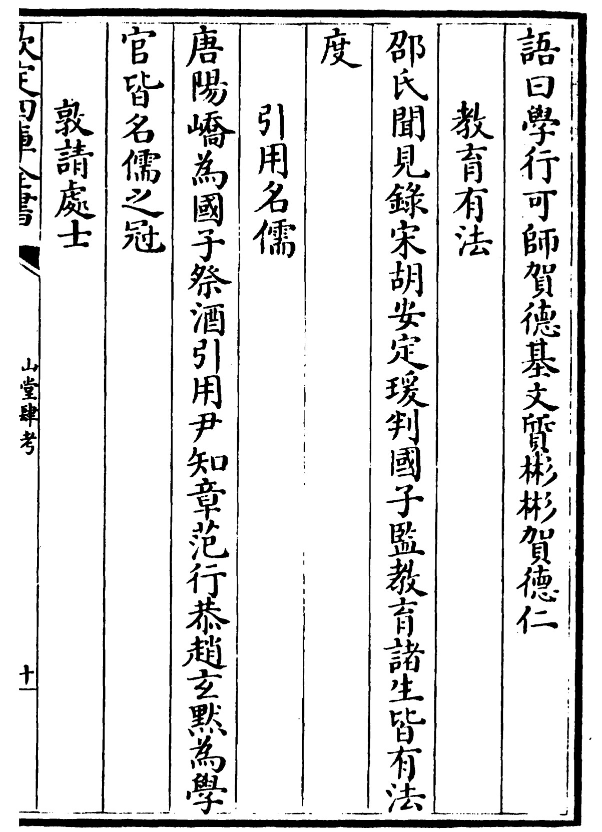
唐李翱撰韓昌黎行狀公遷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諸生徒聽聞喜曰韓公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士林盛傳

祭酒楊恭之為華山賦以示韓愈愈稱之一時士林盛為傳布

學行可師

會稽人賀德基與從弟德仁唐初俱為國子祭酒時人



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教育有法

邵氏聞見錄宋胡安定瑗判國子監教育諸生皆有法度

引用名儒

唐陽嶠為國子祭酒引用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學官皆名儒之冠

敦請處士

言行錄呂正獻公公著為祭酒所舉學官如王回吳政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為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陳順隱居不仕公命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為太學正順固辭公即命駕過之

言折賈充

晉武帝泰始八年免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賈充與朝士宴庾純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上表解職純亦自劾仍下

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純于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疏救汝愚

宋寧宗時賈似道竄趙汝愚于永州祭酒李祥等連疏救爭俱被斥

末年舉曇濟

吳均齊春秋王備為國子祭酒講孝經末年舉謝曇濟自代

到處說項斯

楊祭酒瑒公心愛才常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覩標格過于詩平生不會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以宰相領

唐文宗時鄭覃以宰相領祭酒

以黄門拜

後周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黄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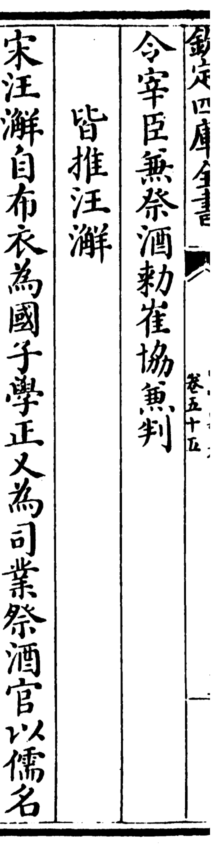
易得人師難求朕諸兒漸長欲命卿為師于是以誕為學府詞宗勑晉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賜名誕拜國子祭酒

終身願為

宋書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速遷使我為祭酒終身不恨也

歷朝所貴

後唐天成中祭酒員闕中書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望



令宰臣兼祭酒敕崔協兼判

皆推汪澥

宋汪澥自布衣為國子學正又為司業祭酒官以儒名者三十年時論皆推之

無適楊時

宋楊時字中立兼國子祭酒先是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至是時以召對上言諸生伏闕紛紛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者為之貳長即定矣上喜曰此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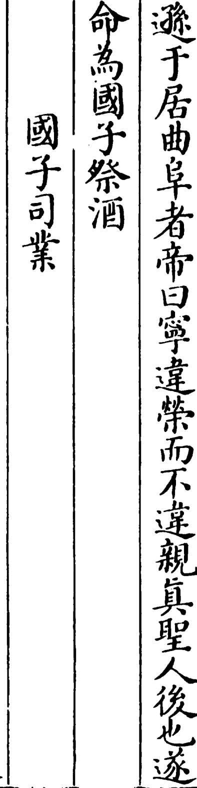
逾卿者乃亟命時時至太學召諸生慰勞焉

為師儒首

宋官制崇寧中立辟雍置大司成一員為師儒者總辟雍太學之政令位在諸曹侍郎之上

真聖人後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宋衍國公孔洙為國子祭酒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議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



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歷代沿革隋煬帝大業三年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唐置司業二人從四品副貳祭酒同判監事龍朔二年改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師儒之官非其人不居宋有同判監事同管勾監事以帶職朝官充元豐正名置司業掌三學之教法政令隆興中

司業不與祭酒並除乾道七年孝宗曰司業乃祭酒之貳並置何妨于是始並置

竇牟愷悌

韓退之作竇公司業墓誌銘公諱牟善為文尤長于詩孝愛謹厚舉進士登第其教誨於學也嚴而有禮扶善遏過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

張籍狷直

唐張籍烏江人官至國子司業性狷直不容于物是時

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為愈客且薦于朝自是名播人口一時賢才爭與之游

獨歌蟋蟀

唐中宗景龍中郭山惲為國子司業上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

不奏芝草

黄簡肅公中行狀公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

以聞公不答官吏陰畫以聞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管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黄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刋定儀注

唐韋叔夏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制自今有司所脩儀注並委叔夏刋定

講求治體

宋施師點字聖與公之為司業也諸生固已仰服公日上堂延見諸生勉之學古且務講求治亂之體士論歸之

諸生請留

唐陽城字亢宗為國子司業直言得罪貶道州刺史諸生何蕃季償等貳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併容善偽來者不拒而論者以為陽公過于納污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

諸生相慶

宋陳塤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貴妃及彌遠也至理宗嘉熙四年為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論者以中興國學未有也

張參寫經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太寶進書

宋王太寶字元龜知衮州暇日尋理舊所著述得周易證義十卷毛詩國風證義六卷表進之上謂宰相曰王太寶所進書深得經旨其以為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賜五品服

詩訓後進

韓愈送楊巨源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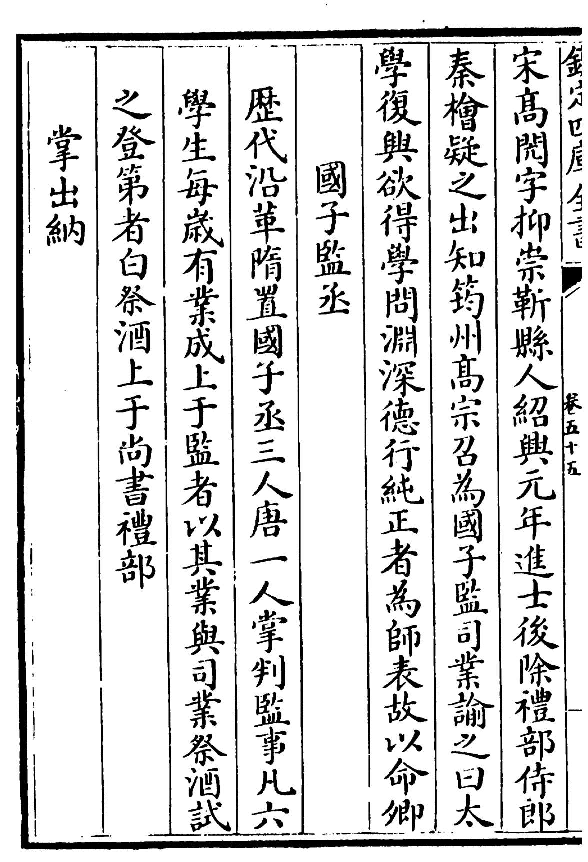
劄辨偽學

宋寧宗時右正言劉德秀乞禁偽學由是博士孫元卿等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狂言亦被斥

文體潊壞

宋龔原少師王安石安石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及原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説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之文靡然從之其潊壞自原始

學問淵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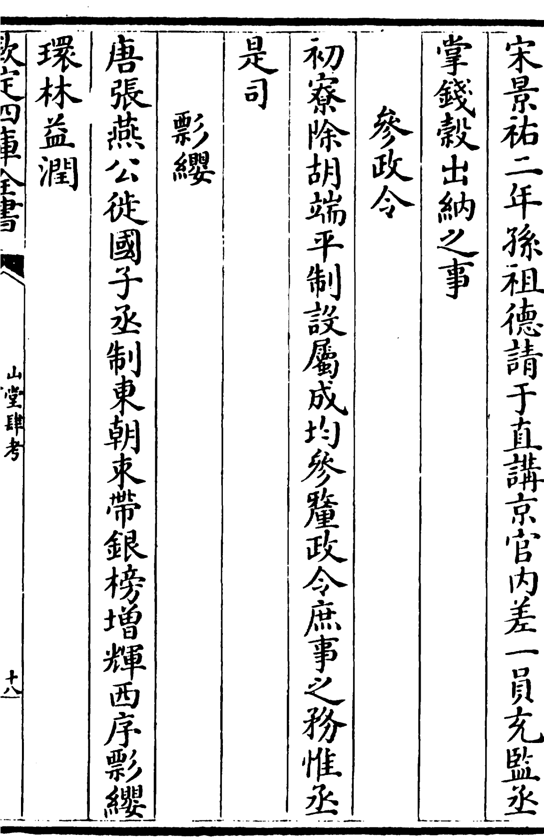


宋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後除禮部侍郎秦檜疑之出知筠州高宗召為國子監司業諭之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深德行純正者為師表故以命卿

國子監丞

歷代沿革隋置國子丞三人唐一人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

掌出納



宋景祐二年孫祖德請于直講京官内差一員充監丞掌錢穀出納之事

參政令

初寮除胡端平制設屬成均參釐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

彯纓

唐張燕公從國子丞制東朝束帶銀榜增輝西序彯纓環林益潤

糾局

唐王履貞丞廳連理樹賦學為教原丞為糾局生于學者表王化之大同植于廳者知官政之無曲

上書

言行錄趙忠簡公昂為相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將大開言路以防壅蔽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

奉職

白六帖當文治之朝奉成均之職

國子博士 附直講助教學録學正主簿

博士秦官也漢因之晉咸寧初置國子博士一人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爲之隋省國子博士大業中復置唐增置五人宋初無國子博士有直講八人大觀元年薛昂乞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

端委佩玉

晉中興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廷大典必詢度之

戒屬勵徒

唐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奚不日戒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代俾諸生于
聖典洞知大曉乎

築館

唐鄭虔鄭州人玄宗愛其才為築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以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于宰相宰相曰上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可乎虔乃就職杜甫贈以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掃門

熊安生字植之初仕北齊為國子博士周武帝入鄴安生遂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

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矣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又周帝嘗使尹公正問周禮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公正嗟服

負譏招刺

皮日休與博士書足下由文闈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于職者不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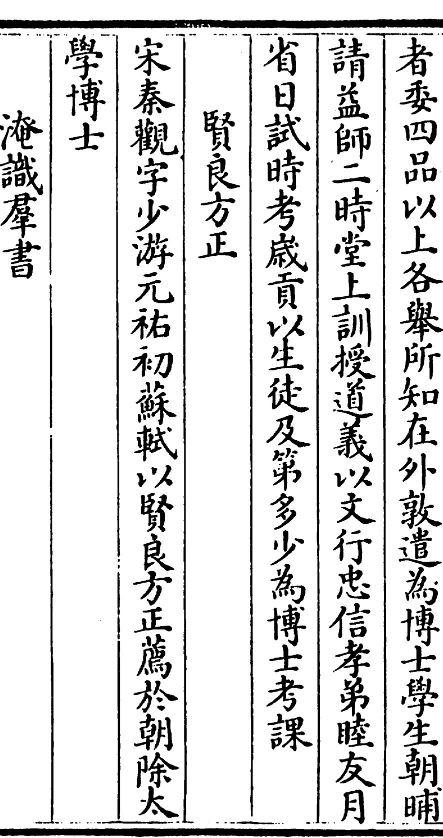
業乎否則市大易質乗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

號寒啼饑

韓愈再為四門博士才髙數詘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觧以自諭博士三年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德行文詞

唐歸崇敬請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



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敦遣為博士學生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月省日試時考歳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

賢良方正

宋秦觀字少游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

淹識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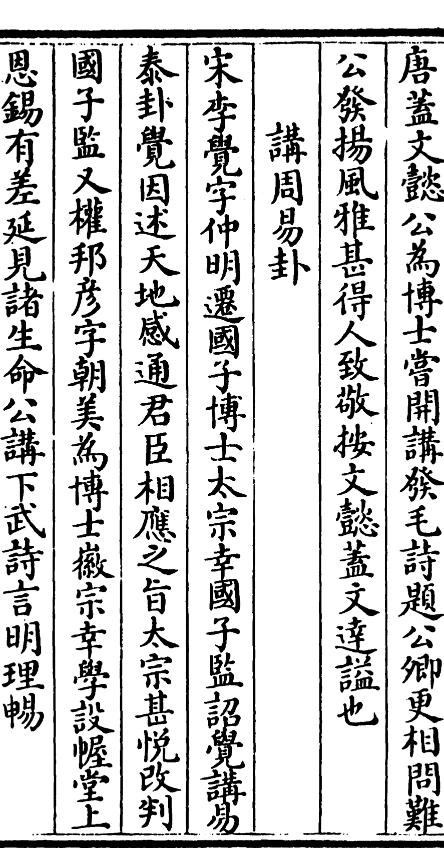
唐谷律那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稱

為九經庫

博通九經

宋處士王昭素博通九經著易論三十三卷太祖徵為國子博士令講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示諷諫太祖大悅又問治世養民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叒毛詩題



唐蓋文懿公為博士嘗開講毛詩題公卿更相問難公發揚風雅甚得人致敬按文懿蓋文達謚也

講周易卦

宋李覺字仲明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詔覺講易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改判國子監又權邦彦字朝美為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恩錫有差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明理暢

疏留張栻

宋楊萬里召為國子博士上疏乞留左司員外郎張栻
黜軍監韓玉玉罷由是名重朝廷

論留汝愚

宋寧宗初即位韓侂胄用事謀罷右丞相趙汝愚知臨
安府徐誼與國子博士楊簡抗論留之右正言李沐嘗
有怨于汝愚劾誼等為黨皆斥之

教養學徒 已下直講

宋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

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明復同為直講復教養生徒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歌誦聖德

宋慶歷中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

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歌誦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明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講禹謨

宋咸平元年崔頤正爲國子直講於後殿講大禹謨賜

五品服他日對輔臣曰顒正講說甚精卿等更訪經明行脩之人具名以聞

講說命

言行錄宋孫宣公奭與宋宗古為國子直講太宗幸監命奭緋服講說命

講乾卦威福

慶歴五年上幸國子監命直講孫明復講易乾卦言王者當法乾元以攬威福漢元帝優游不斷失乾剛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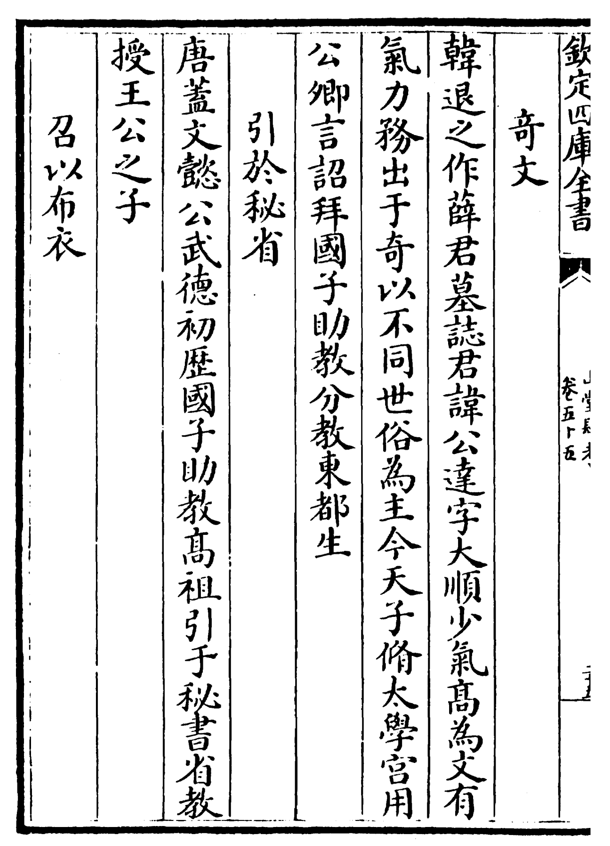
也上善之賜五品服

講泰卦君臣

東都事畧馮元字道宗為國子直講真宗召元講易泰卦因推君道尊臣道卑上下交感所以能輔相天地裁成萬物真宗悅除直龍圖閣

直氣 已下助教

釋無可贈敬睦助教詩禁掖人知連狀薦國庠官滿一家貧清儀都道蓬瀛客直氣堪為諫諍臣



奇文

韓退之作薛君墓誌君諱公達字大順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世俗為主今天子脩太學宫用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

引於秘省

唐蓋文懿公武德初歷國子助教高祖引于秘書省教授王公之子

召以布衣

宋邢惇以布衣召對真宗東封還雍丘問以治道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四門助教遣歸

守道端莊

柳子厚凌助教蓬屋詩序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家本吳也欲歸不可得遂搆蓬室以備揖遜之位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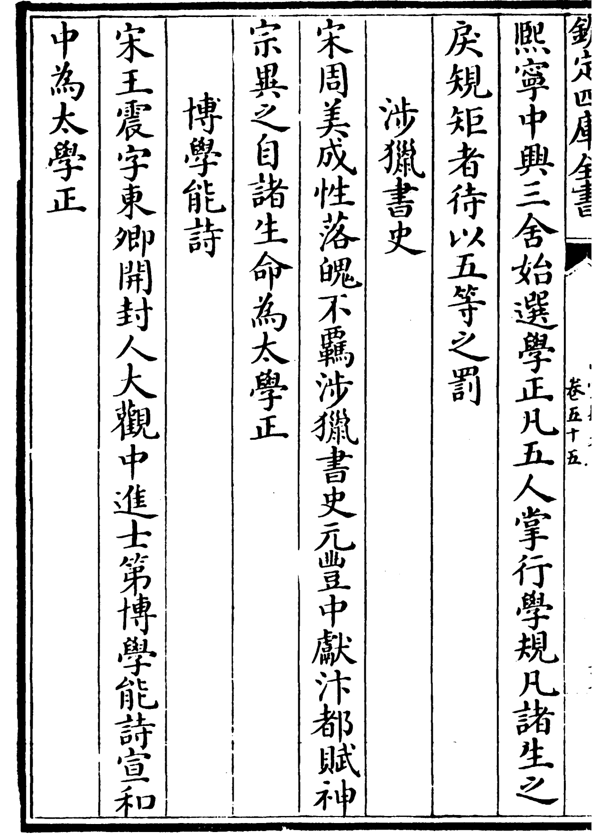
分人教育

柳子厚四門助教廳記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隷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

高談性命　已下學正

宋度宗時國子正余安裕乃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

客有甚談安裕之文章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
中宏詞科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
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
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
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取去人開
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爭辨者畏其勢也
此三等謂之籍繫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
正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慚按



熙寧中興三舍始選學正凡五人掌行學規凡諸生之
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

涉獵書史

宋周美成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
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

博學能詩

宋王震字東卿開封人大觀中進士第博學能詩宣和
中為太學正

高文宏論

宋張于湖上胡國子正啟高文華國宏論濟時壁水之除此其漸耳瑣闥之拜衆且遲之

名儒 已下學錄

宋陳傅良授泰州教授未赴會太學學錄闕叅政龔茂良行宰相事奏曰太學錄一闕睥睨者甚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為之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命下果無異辭

高選

宋周益公子之望字瞻叔太學成高選學官以公為録即無博士每值談經同僚往往避席作成英俊為多其傑然者如王詹事十朋等是也

行規

淵源録胡安國除太學録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等一旦觀代筆事覺為之游説者甚衆胡公曰録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録為二人果佳

士而所為若此亦何足卹竟致之法

進誨

宋魏倓之號艮齋孝宗時守太學錄既就職日進諸生而誨之視其居有壞者請于朝得緡四十萬葺之

鑑分條目

宋袁樞字機仲號梅巖少有聲上嘗謂侍臣曰史書編年事多間斷莫詳始末甚不便覩參政龔茂良對曰近有太學錄袁樞嘗取資治通鑑各分條目輯為一書謂

之紀事本末或可塵睿覽上曰可速進之

文稱汪洋

宋張耒字文潛幼頴異能為文蘇軾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倡三嘆之聲召為太學錄

佐糾規

宋熈寧中選學錄五人佐學正糾不如規者

請廢祀

魏偘之除學錄時將釋奠孔子偘之請廢王安石父子

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刊字書 已下監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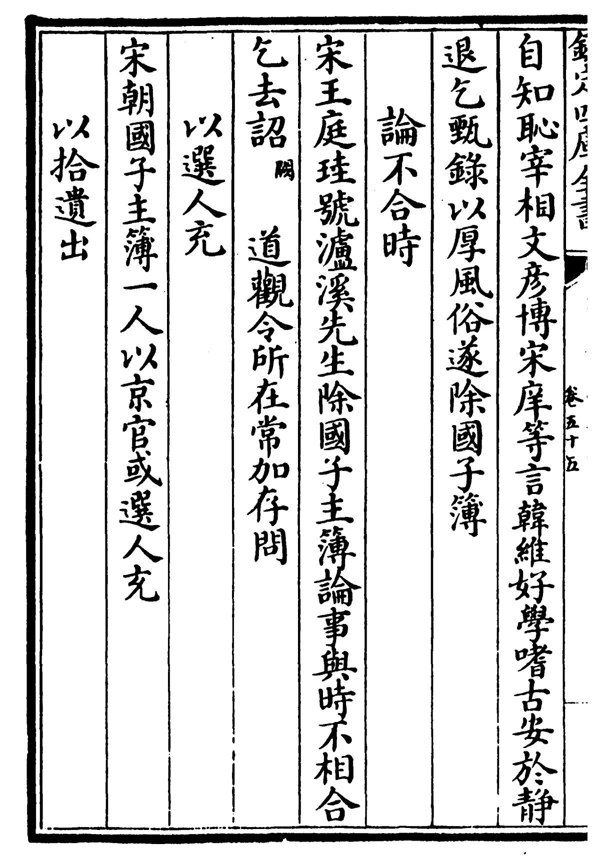
東都事略太宗聞郭忠恕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字書

掌文簿

宋朝國子監主簿一人掌文簿或勾考其出入焉

學惟嗜古

宋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者旌擢則躁求者



自知耻宰相文彦博宋庠等言韓維好學嗜古安於静退乞甄録以厚風俗遂除國子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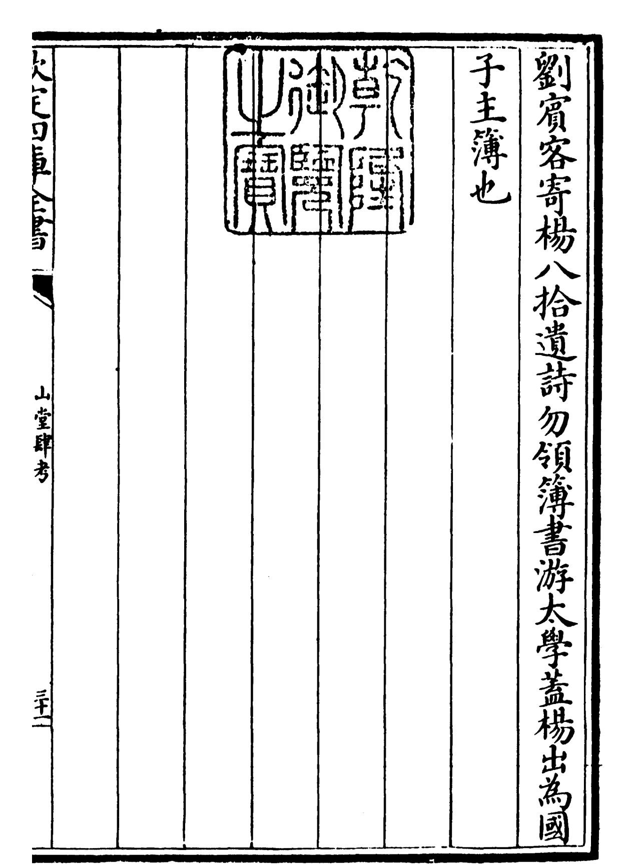
論不合時

宋王庭珪號瀘溪先生除國子主簿論事與時不相合乞去詔闕道觀令所在常加存問

以選人充

宋朝國子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

以拾遺出



劉賔客寄楊八拾遺詩勿領簿書游太學蓋楊出為國子主簿也

山堂肆考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五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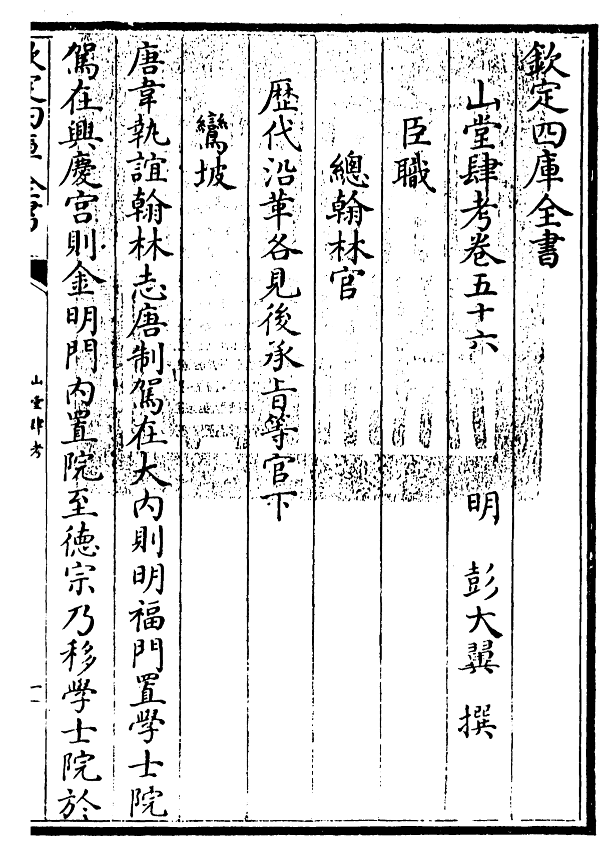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繆瀌



山堂肆考卷五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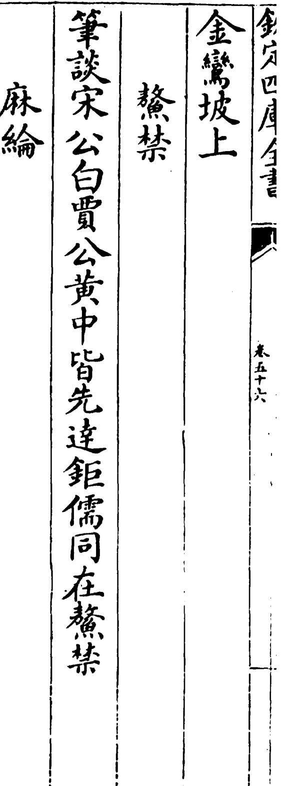
臣職

總翰林官

歷代沿革各見後承旨等官下

鑾坡

唐韋執誼翰林志唐制駕在大内則明福門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宫則金明門内置院至德宗乃移學士院於



金鑾坡上

鼇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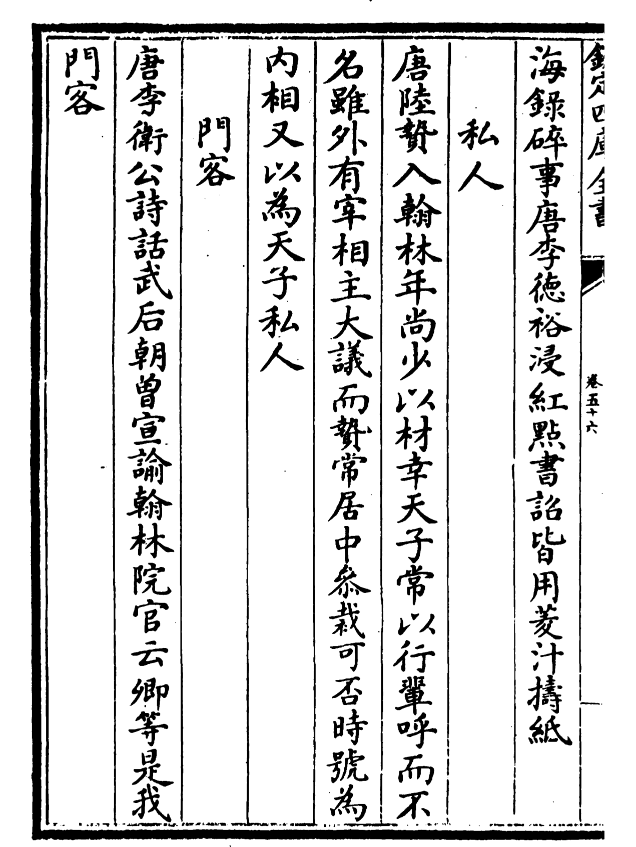
筆談宋公白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

麻綸

唐李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黄麻紙又唐故事中書初用黄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専掌内命選用益重獨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如德音赦宥拜免将相之類

不得用之又翰林所著撰其名不同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誥六品以下曰勅批羣臣表曰批答奬勳勞曰奬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菱紙



海録碎事唐李德裕浸紅點書詔皆用菱汁擣紙

私人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行輩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為内相又以為天子私人

門客

唐李衛公詩話武后朝曾宣諭翰林院官云卿等是我門客

賜紫絲履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賜紅錦袍

蘇易簡續志十月朔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

引鈴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備夜直有緊急文書皆引

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爲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視之則無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潜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俟其鳴急則兵事急鳴緩則兵事緩衆咸異之又蘇易簡續志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于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

潤筆

分紀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李謫仙

唐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天上謫仙人也薦之玄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又明皇召見李白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羮以飯

之又于便殿對上撰詔誥時十月天寒筆凍莫能書字上勅宫嬪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以供其用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宫時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宫中呼為元才子

視草臺

筆談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又翰林志至德之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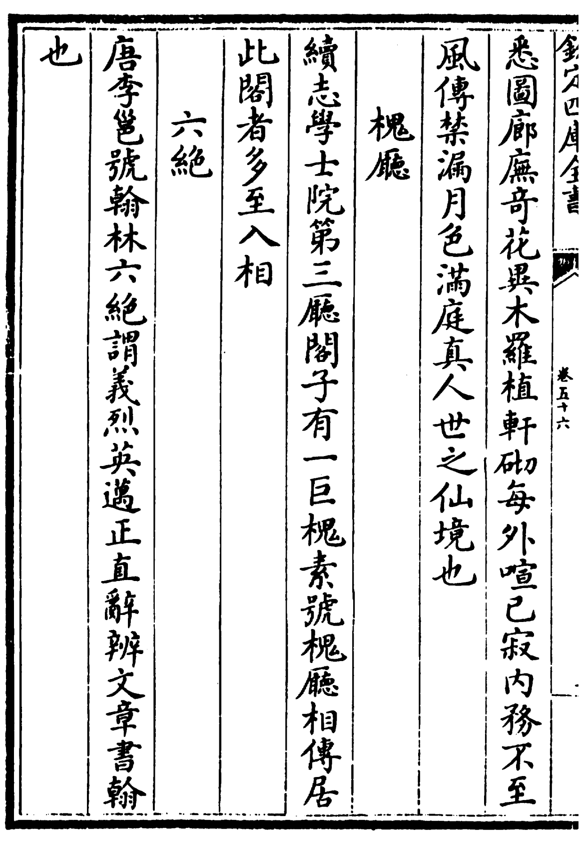
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摛文堂

續會要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三字賜學士院

花磚

學士院北廳前階有花磚道冬時以日影過五磚為入直之候唐李程為學士性懶嘗過八磚乃至衆呼為八磚學士又蘇易簡續志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待詔董羽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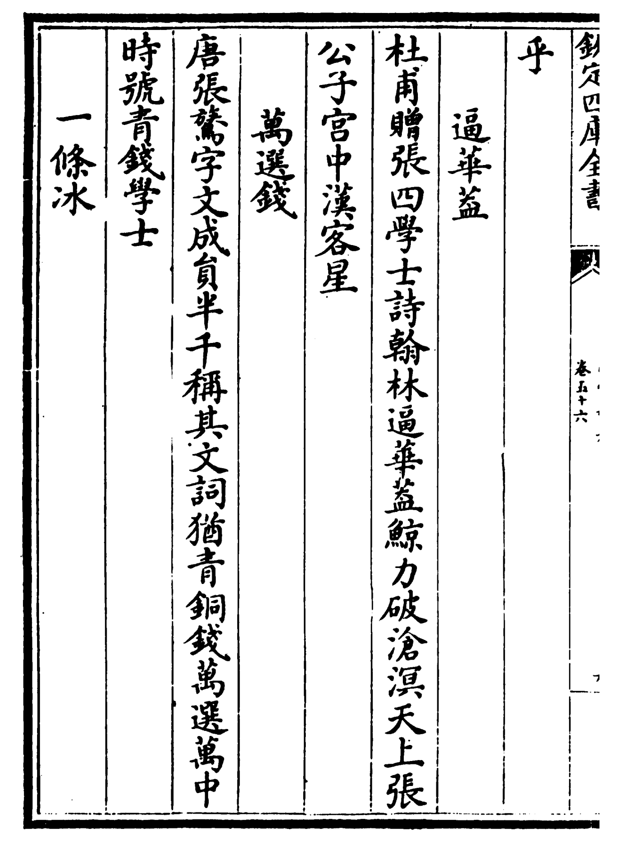
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内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槐廳

續志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相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六絶

唐李邕號翰林六絶謂義烈英邁正直辭辨文章書翰也



乎

逼華葢

杜甫贈張四學士詩翰林逼華葢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

萬選錢

唐張鷟字文成貟半千稱其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一條冰

會要宋雍熈三年勑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有學選居

翰林故事唐玄宗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於是以吕向尹愔首充焉至二十六年始改稱學士遂改建學士院

獻記求入

長編宋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因獻玉堂記請備

三昧

翰林志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

凌玉清

翰林志登翰林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又金坡遺事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旣上宮鑰竝入有大號令大除拜及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士充滿于廬而典司翰墨者一人而已居是職者不亦貴重

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冰

瞻接樓殿

翰林故事北院之設尤為親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職任之清切曹局之嚴凝禮遇優渥賜與繁縟恩之厚也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纖牘受遺羣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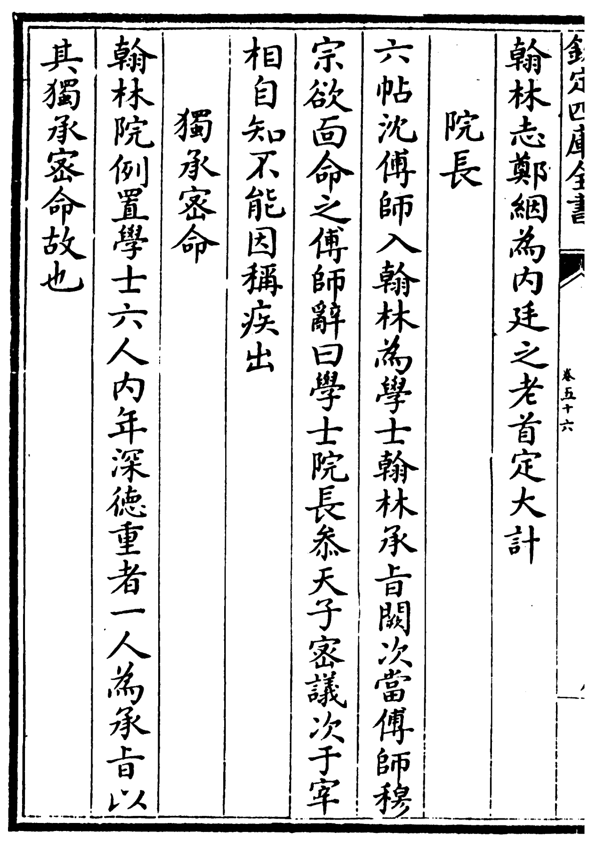
親近冕旒

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内出知濠州

翰林承旨

歷代沿革唐始置翰林學士無承旨至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之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受專對居東頭第一閣宋朝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

廷老



翰林志鄭絪為内廷之老首定大計

院長

六帖沈傅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承旨闕次當傅師穆宗欲面命之傅師辭曰學士院長忝天子宻議次于宰相自知不能因稱疾出

獨承宻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内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其獨承宻命故也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克頴多識朝章拜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從奉郊廟

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自憲宗皇帝即位始命鄭公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乘輿奉郊廟輙得乘廐馬自浴堂殿由内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樓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于麟德殿則止直禁中以俟他人莫得而㕘焉用是七十年間由鄭至杜十一

人而九叅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以候其病間者乆之卒不興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哉

獨賜誥勑

翰林志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勑誥如初拜之禮餘人不得比也

閣下生麻

唐鄭珏為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將入相矣葢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

窓閤引燭

筆談玉堂東承旨閣窓格上有火燃處葢宋太宗甞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承旨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遂致燃窓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草立儲制

唐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上即位拜平章事

草求言詔

宋韓維為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

表薦劉瞻

唐同昌公主薨懿宗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

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力諫上不悅叱出之韋保衡與路巖共譖劉瞻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命翰林承旨鄭畋草制安數畆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瞻也坐貶梧州刺史

戲謔禹玉

宋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叅知政事不數日以憂去服除竟以宣徽使召時學士院

以承旨閣子為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者熈寧中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㣲矣未幾禹玉除叅知政事遂大拜凡秉政十五年而後卒

特賜四字

會要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院志二卷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于廳額永為翰林美事英宗即位乃撤去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乞摛去

之署二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從之至紹興二十五年五月高宗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

會觀三書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至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叅政亦各賦詩易

簡悉以上言翌日帝曰朕誦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
盛學士之貴也

賦大言

宋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學士承旨蘇易簡
易簡因作擬大言賦以獻

試欹器

言行録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欹器大宗曰
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以固萬世之業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朝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未始有名號也乾封以後始號為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以詔勅文誥悉由中書事多

擁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誥書勅猶分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用亦重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晉天福中詔學士院公事竝歸中書舍人至開運元年復詔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學士謂内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外制其後雜學待制通謂之兩制宋翰林學士掌内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

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誥令及國書則具本稟奏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内侍授中書省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

步輦召崇

開元遺事姚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

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襴袍覆綬

唐韋綬字貫之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叅逮帝嘗幸其院妃從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即以妃蜀襴袍覆之而去

五相

白居易分司東都詩寄留守李絳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六學士謂裴度崔羣裴

垍王播李絳及白居易也故宋王禹偁在翰林時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

三俊

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思如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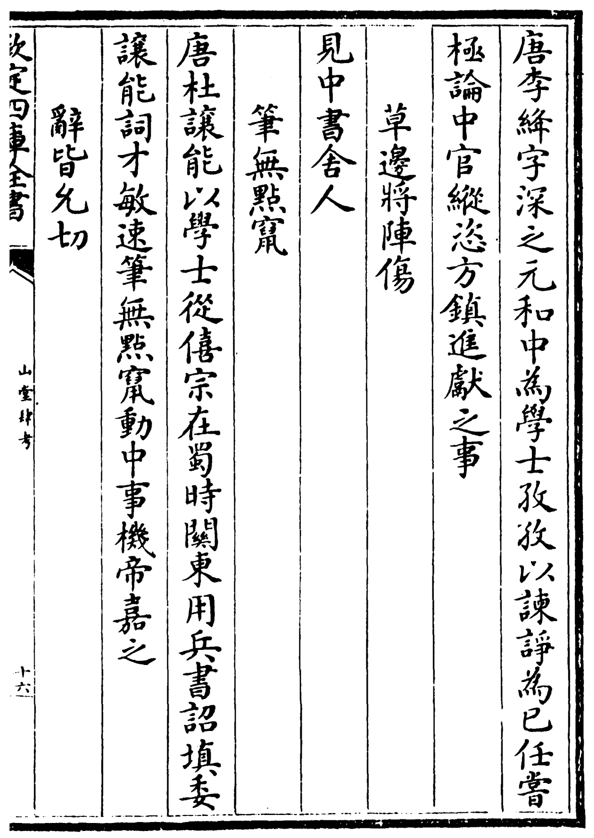
唐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從幸奉天

時機務塡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同舍皆伏其能一說詔書旁午公思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莫不感激思奮

詞若射注

唐陸扆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屬詞敏捷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

論中官縱恣



唐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學士孜孜以諫諍為已任嘗
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

草邊將陣傷

見中書舍人

筆無點竄

唐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時關東用兵書詔塡委
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慶賞先霑

李白傳凡翰林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賞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内厨之膳給其食

繒纊特賜

唐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寒衣否餘慶云往時已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耳遂特賜繒纊

今為寒衣

師生同任

五代李澣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㑹凝入相澣當草制命遂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又翰苑羣書蘇易簡登科時宋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甞贈詩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文忠公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喜君新賜黄

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二事亦一時文物之盛也

父子同入

宋錢惟演記父子入翰林一家李文正與昌武以為極盛矣其後又有四家錢希白與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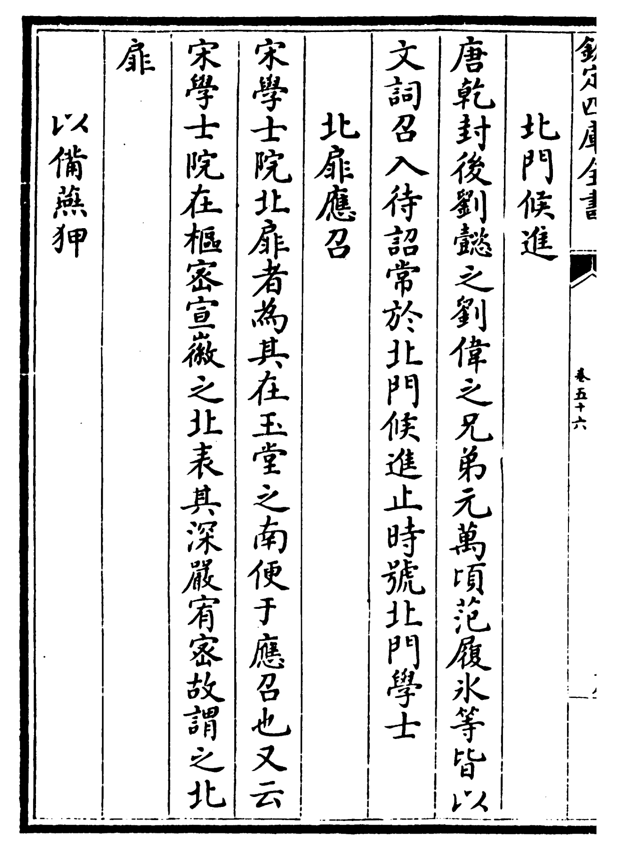
宇文仲理仲連三洪文惠文安景盧也

請蠲郡賦

梁嵩廣西潯州府平南縣人南漢時舉進士第一仕至翰林學士嘗獻倚門望子賦特命歸奉母錫賚皆不受請蠲一郡丁賦從之郡人德之立祠祀焉

不接私財

竇歷元年路隋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乃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



北門候進

唐乾封後劉懿之劉偉之兄弟元萬頃范履氷等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

北扉應召

宋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玉堂之南便于應召也又云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北扉

以備燕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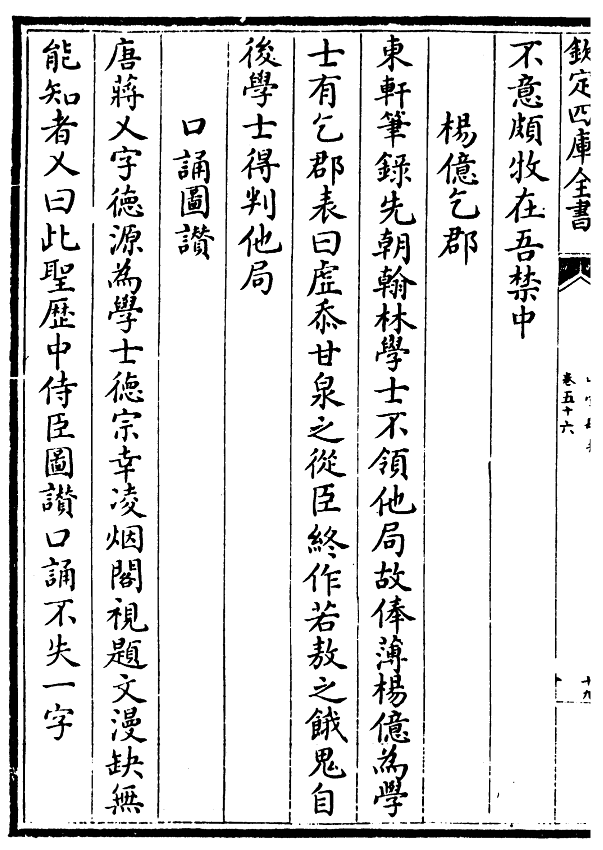
唐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薦熊望爲之

與致太平

宋王旦爲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爲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畢誠論邊

唐畢誠爲翰林學士時党項擾河西宣宗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誠論邊事誠據古援今具陳方略上悅曰



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楊億乞郡

東軒筆錄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餓鬼自後學士得判他局

口誦圖讚

唐蔣乂字德源為學士德宗幸凌烟閣視題文漫缺無能知者乂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讚口誦不失一字

囊置兵數

宋李文定公迪在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陜西兵幾何對曰臣向為轉運使以小册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取出因給紙令具疏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擇笏賜絳

唐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書扇賜藻

宋汪藻字彦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不許入貢略云

壤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

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

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杜詩紫詔仍兼

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

賜蓬池鱠

唐李德裕述夢詩荷淨蓬池鱠天寒郢水醪注云唐學

士初入院上賜食悉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

和冰而飲葢禁中有郢水酒坊也

賜中廏馬

翰林志唐制學士初入院賜中廏馬一匹謂之長借馬

垂簾揮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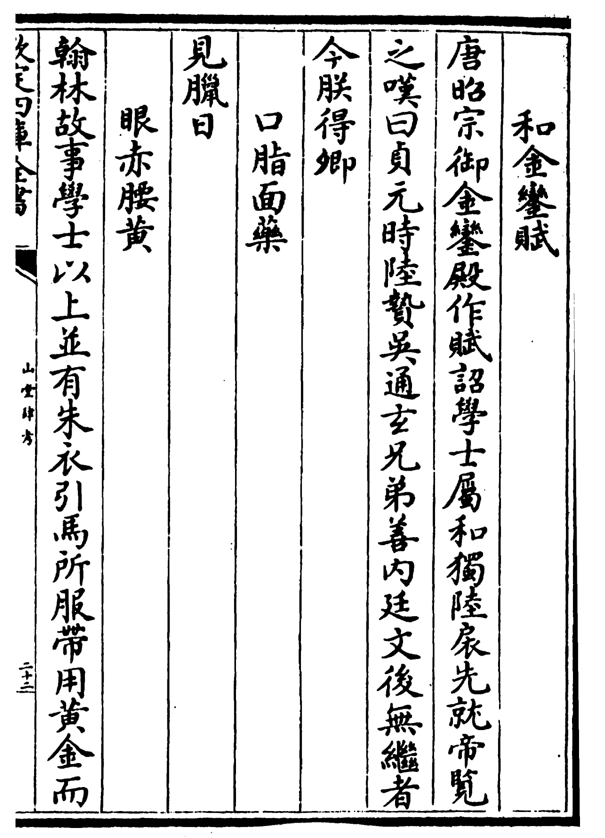
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事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嘆息之聲垍終不言盡紙筆之後乃相慶賀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于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繫鞋白事

翰林故事每白事中書學士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宋章惇直學士院力欲行之一日兩制俱白事他學士皆執笏惇獨散手繫鞋大咈物議後罷惇直院

讀金鏡録

唐宣宗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録授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



和金鑾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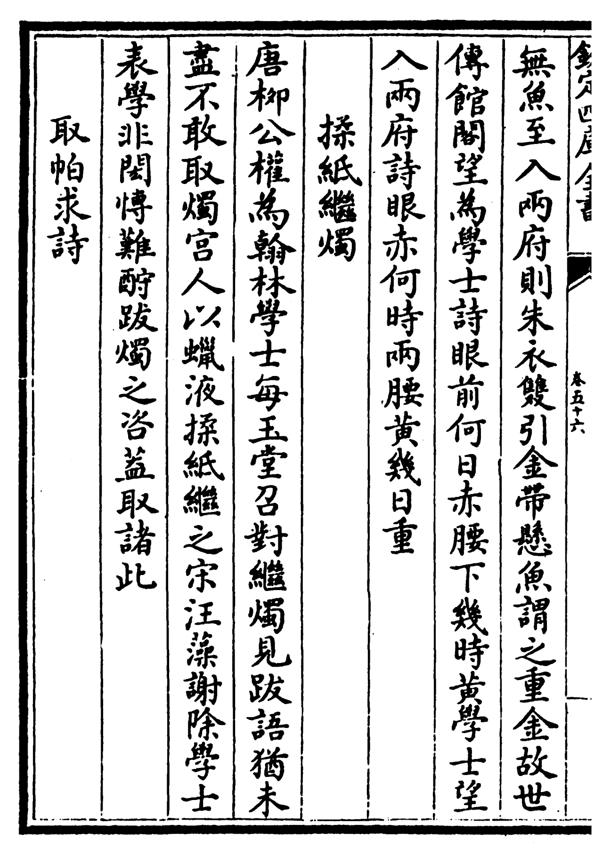
唐昭宗御金鑾殿作賦詔學士屬和獨陸扆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卿

口脂面藥

見臘日

眼赤腰黃

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



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故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黄學士望入兩府詩眼赤何時兩腰黄幾日重

揉紙繼燭

唐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每玉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敢取燭宫人以蠟液揉紙繼之宋汪藻謝除學士表學非閎愽難酧跋燭之咨蓋取諸此

取帕求詩

宋王岐公珪字禹玉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小殿對設二坐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固請不已再拜就坐夜漏三鼓上悦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沉

西上命取金蓮燭令内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裹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撤炬送還

唐令狐綯為學士大中初夜對禁中燭盡帝命撤乘輿金蓮炬送還院院使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

賜茶命坐

宋蘇軾嘗宿禁中太皇太后召對便殿問曰卿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太后曰不然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執麻以泣

吳越王錢鏐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梁王嘉之以為

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注云麻謂麻紙以賜吳越王之制誥也執謂執持之而不下也

推觚而行

宋梅詢為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推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對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作明河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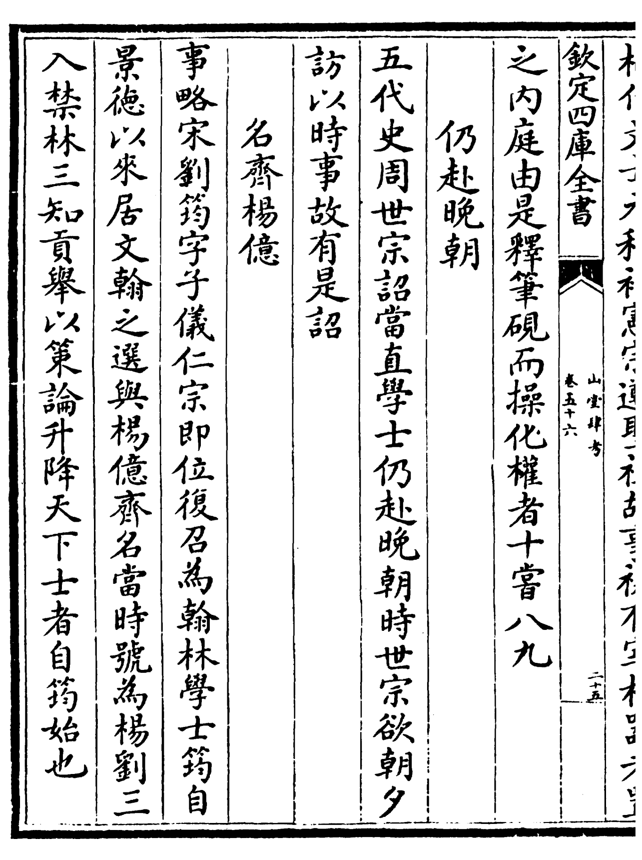
見天河

草明堂赦

宋胡衛盧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江淮盡掃于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湖盡掃於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多付國柄

劉禹錫作李絳集記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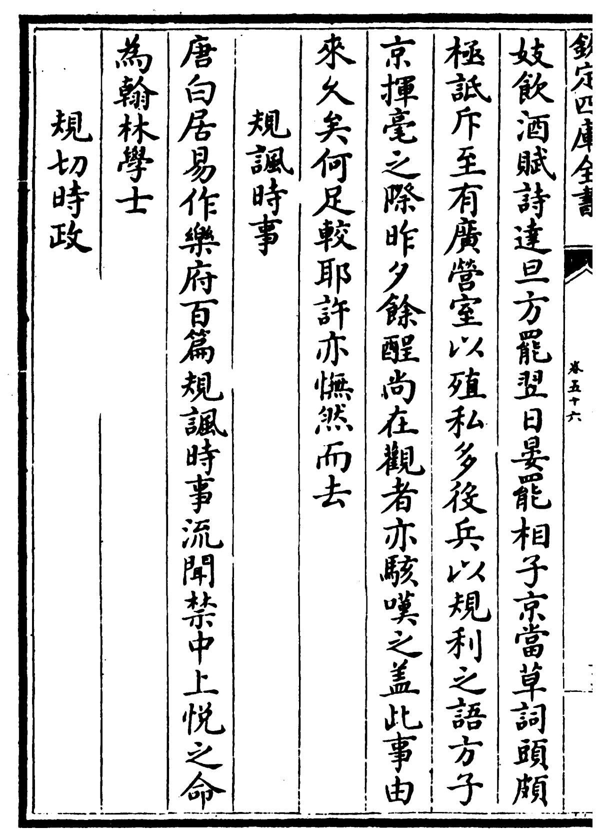
之內庭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嘗八九

仍赴晚朝

五代史周世宗詔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名齋楊億

事略宋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三知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者自筠始也



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子京當草詞頭頗極詆斥至有廣營室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觀者亦駭嘆之盖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憮然而去

規諷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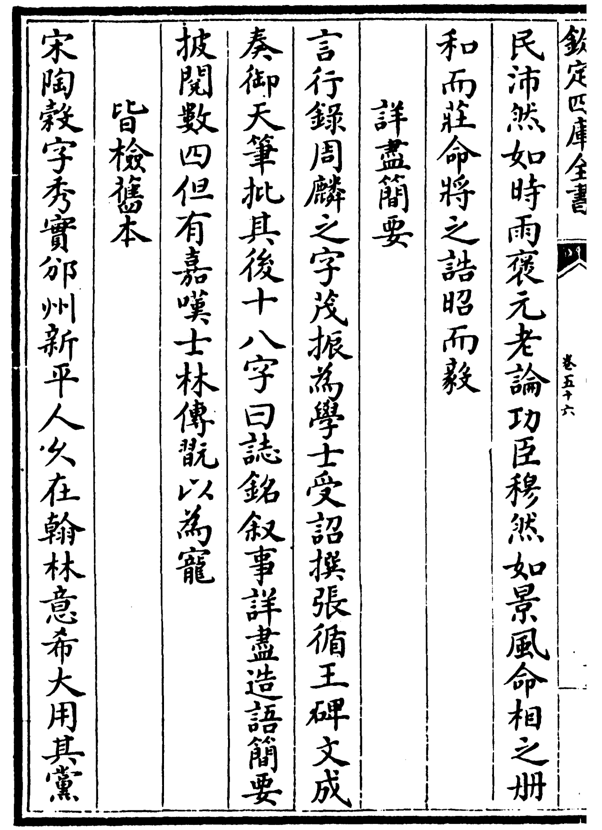
唐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悦之命為翰林學士

規切時政

宋哲宗元祐元年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和莊昭毅

劉禹錫記韋處厚集公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



民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

詳盡簡要

言行錄周麟之字茂振為學士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嘉嘆士林傳翫以為寵

皆檢舊本

宋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

詞話　晏殊

東軒筆錄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草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于公無益也遂黽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他日公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林學士公愛其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京出

因奏對言殺宣力實多太祖曰頗聞殺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殺聞之作詩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以其怨望决意不用

痛抑新體

宋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修痛抑新體凡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脩晨朝聚譟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

陶穀索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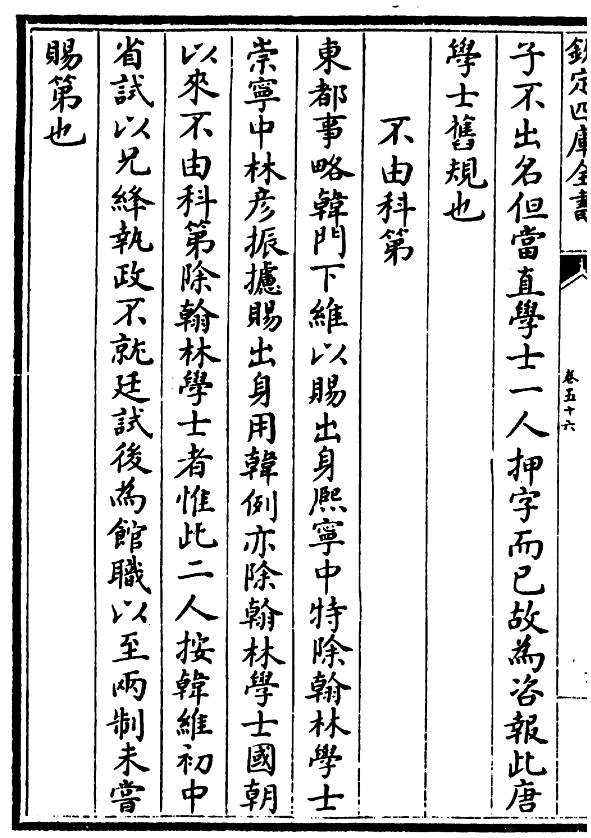
陶穀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詔入見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遂趨入又嘗召學士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復召入王曾為學士當直真宗首召之方燕衣坐便殿謂曾曰渴欲見卿故不及朝服無謂朕媟近臣

曾肇引嬀

宋哲宗元狩中曾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嬀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

惟用咨報

歸田錄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



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故為洛報此唐學士舊規也

不由科第

東都事畧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熈寧中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彦振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翰林學士者惟此二人按韓維初中省試以兄絳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制未甞賜第也

以宿儒處

宋乾德元年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學士王著以失色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厚重然頃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召入翰林

以他官權

宋開寶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以他官入院者謂之直學士院學士俱闕以他

官暫行文書者謂之權直又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内制既闕官命監察御史王綸暫兼之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㝢直禁林亦盛事也

不草都知制

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内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不與内侍言

宋章得象為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

富貴非願

宋楊億為學士真宗欲立德妃為后命億草制丁謂諭旨曰勉為之勿憂不富貴也億曰如此富貴非吾所願

四六不能

宋英宗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焉對曰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

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曰不能四六何耶内侍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職

一夕五制

宋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

一夕三制

宋哲宗元祐初除吕公著司空平章事吕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便殿見學士蘇軾曰吕公著以疾

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
宮燭法酒輒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
呈同院云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光分御
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同脩通鑑

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
通鑑許之

進講衍義

宋理宗詔翰林學士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不專辭藝

唐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不忘規諫

言行錄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誰為之左右對曰學士歐其之辭也帝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

真侍從之臣也

真學士

宋仁宗嘉祐中宗實居父濮王喪帝將起復為嗣命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曰真學士也

好長者

宋晁迥字明遠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草趙保忠詔

言行錄宋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太祖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大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

草壽春王制

澠水燕談凡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祥符中錢惟演入院是夕令草壽春王制惟演進草乞御筆刊削然後寫麻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方付待詔書寫

特出異恩

宋李昉禁林讌會詩序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

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

未即真拜

宋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若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五鳳飛

宋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吕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吕爲相賈李蘇爲叅政宋爲尚書

雙鵲噪

宋朝學士院有雙鵲常棲于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都聞靈鵲心應喜

却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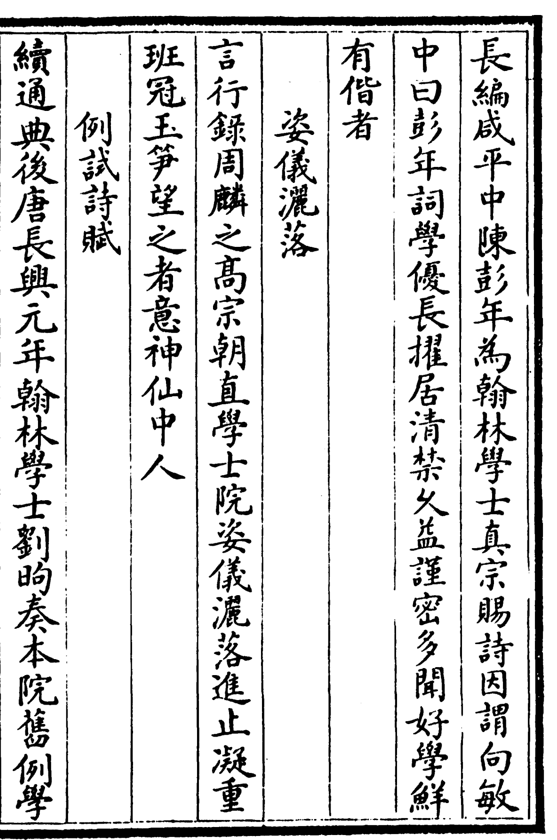
宋王禹偁字元之宋太宗時爲翰林學士嘗草李繼遷

制繼遷送馬五十匹以備潤筆禹偁以狀不如法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別為買一匹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此價哉

佩魚

宋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

詞學優長



長編咸平中陳彭年為翰林學士真宗賜詩因謂向敏中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禁久益謹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姿儀灑落

言行録周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姿儀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例試詩賦

續通典後唐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

士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試五題

周盡事情

宋孝宗時周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弟草兄制

言行錄曾文昭公肇字子開為學士上命其兄曾公相文昭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宋朝學士弟草兄制

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按魯公曽布字子宣謚文肅韓氏熈寧初韓絳拜相令其弟持國草制持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

兄草弟麻

金坡遺事錢文僖公惟演曰希白于子爲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衡之命時希白在翰林當草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嘗有也

易簡答詩

宋太祖一日召蘇易簡賜以酒又賜之詩曰君臣千載會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喜盡以席上金器賜之

益公撰記

言行録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得旨命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内直宣對上有愽美之稱又繫年録必大召見歸至玉堂上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後進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

山堂肆考卷五十六